儀禮彙說

余與越江焦君別二十餘年矣近聞其
自淮安解組歸里以路隔春浦屢欲訪
之而未果茲棠惠言示余以所著儀禮
彙說伏而讀之乃歎其肆力于此書者
何其精且深也儀禮自昌黎已嗟其難
讀子朱子亦有是書難讀之言君獨不

畏其難而讀之讀之而審其難之所在而理之欲使天下後世之人讀之而以爲無難又歎其爲功于此書者何其遠且大也其難讀者可也經多奇辭奥旨未易窺尋註疏繁冗朱子嘗言其不甚分明又時相牴牾令學者心煩然而莫

適往往不能卒讀君學博而識高深味乎經文而有會心註疏之中同者融之異者參之同而異異而同者平以酌之婉以通之或並存之或進斷之且引他書以會之要不失乎經旨而有以服古人之心而啟後人之心註疏明而經旨

顯經旨顯而經文自見禹之治水也疏其流而源自濬君之治儀禮也竟其委而源以窮道一而已古經之言禮者三曰周禮儀禮禮記賈氏曰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乃其義疏又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似他書實

聞大道無象禮即其象是禮者道之實
際而儀禮者又禮之總滙也雖學者以
其多言禮儀因名儀禮然中有妙道精
義焉此周公攝政致太平之書太和之
所自翔洽即夫子所謂郁郁乎文者豈
特修自司徒掌之太史夫子雅言之執

禮執此也誘人之納以禮治民之齊以禮皆以此也此此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道也當其盛時朝野上下皆如飲食衣服之不暫離自遭秦火禮遂以亡諸儒補葺三禮僅存熙寧間安石變法存禮記而廢儀禮士或終身不知有此書朱

子所脩禮傳又闕而未成恭逢
盛朝
聖
聖相傳
皇上睿知天縱命大臣董率儒臣旁搜遠紹
禮經明傳于三禮尤詳禮教已昌明于

上多士奮興而我焦君又精研詁疏脩
明于下以佐文明之運以承考亭之傳
其功豈僅在語言文字哉君以予同學
舊好屬爲一言余固不足以當斯任然
得名附是編亦予之幸也夫
同學弟葉承拜撰

儀禮彚說目錄後自跋

儀禮一經漢唐有鄭孔注疏宋世有

經傳通解其箋釋固已畧備矣至

欽定儀禮義疏頒行海内則宏綱細目莫

不條分縷析直如日月經天江河行

地讀是書者不啻置身成周而周旋

翱翔於其間闢榛蕪而騁康莊誠千載一時之盛也　恕材質紫鈍稍習諸經訓詁猶株昌黎韓氏以儀禮為難讀而義疏之書首列正義辨正并載諸儒之說存疑存異如各經之有附錄所以別異同而備參考也頃奉帙

繁重自非穎敏之士罕能遍覩而盡
識竊從誦閱之餘先爲順文詮釋一
遵義疏而引用者亦不復著其氏名
曰便讀仍依經文先後計一十七卷
旋取諸儒之說自注疏及義疏引用
諸條輯爲彙說悉著引用某氏不敢

棣人之美也亦計一十七卷其於正
義辨正之解既通證明者例如疏家
之釋注其或有旁參一得而可以並
存者時亦採於集中若不揣檮昧間
陳己見者以愚按別之今先刻其稾
挽之一十七卷用質當世乃於目録

之後聊述緣起以當凡例以識歲月云爾乾隆三十七年歲次壬辰春日

金山焦以恕跋

儀禮集說目錄

儀禮蘘說卷一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後學張惠言輯錄
甥孫阮福濬孟堯校字

士冠禮第一。鄭氏曰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于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冠禮于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義疏曰敖氏謂士冠其子之禮是也注疏以士身自加冠者言之。按士雖無世官或亦有世爵勳德之冑雖未及歲並盡列于編氓則父子同爲士者容當有之也。凡經言士禮皆謂諸侯之士其言大夫禮者亦然。

陳服器節玄端玄裳至緇帶爵韠鄭云此莫夕于朝之服今按元端士以上之通服其冠元冠而不名元冠服者爲冠時不用元冠而用緇布冠冠畢乃以元冠易之前已見于毖曰諸節也士冠禮始加之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鄭注曰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缺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綱亦由固缺爲之耳至敖氏則曰下經言賓受冠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則加冠後亦謂之項也此缺項者蓋別以緇布圍冠而後不介故名之曰缺項謂其當冠之處則缺也其兩端有綱別以物貫穿而連結之以固冠其兩頭又皆以纓屬之而結

于幽下以自固也又呂氏大臨曰以布爲卷幘約四垂短
髮而露其髻冠禮謂之缺項冠者先著此缺項而後加冠
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項存因謂之免喪服恐與冕弁之冕
音相亂故改音問愚按明世著網巾于冠內所以闌髮其
製自額裹于後以繫冠之此缺項之製似與網巾仝式則
呂氏先著缺項而後加冠爲得至敖氏之說則較鄭爲優
矣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不脫缺項而櫛髮著之理或然也
至呂氏引喪服之免證之則吉凶異用稍近于穿矣
再加櫛設笄正纚如初賈疏曰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
之笄一是冕弁固冠之笄此未加冠而設笄明是安髮笄

也緇布冠亦宜有之敖氏則曰笄皮弁笄也設笄于加弁之前則此笄之度其短與義疏云案敖氏蓋謂兩笄不并用也然以經文求之櫛而即設笄則尚非皮弁笄也既加皮弁又不得不更以笄笄之何嫌二笄乎且笄之兩端必出于弁外然後紘可屬也則其度當不甚短而亦不可設之于加弁之前矣愚按義疏之意謂笄有長短者安髮笄也長者皮弁笄也始見了義矣

冠禮醮一節若不醴則醮用酒賈氏曰醴子客位者周法也此不醴而醮用酒者夏殷法也酌而無酬酢曰醮者醴太古之物自然質無酬酢酒本有酬酢故以無酬酢而名

醮也義疏云案醴有無酬酢者冠禮醴子昏禮醴賓醴女
醴婦聘禮醴賓是也亦有有酬酢者冠禮醴賓鄭氏以為
清醴是也為醮則皆無酬酢此經及昏禮父醮子而命之
迎使人醮庶婦是也醮蓋尊所施于卑者盡爵曰醮有不
敢不盡之意焉自敵以上則不用此禮朱子曰不醴而醮
乃當時國俗不同賈氏以為夏殷法未必然也
義疏又曰按醴濁而酒清醴質而酒文據行禮之本意則
質為重故冠施于適子用醴于庶子用酒與昏施于適婦
用醴于庶婦用酒義一也據行禮之從宜則文為貴故冠
庶子因醮用酒而冠適子亦有時不醴而醮用酒者記云

適子冠于阼醮于客位是也庶子醮于房外成而不尊此
與醴適婦于戶牖間庶婦惟使人醮之義亦同然則適兼
酒醴而庶但用酒此貳適之義也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解者或云冠者自使
之蓋指孤子無父得伸其尊也愚按士昏禮醴婦一節北
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人謂婦氏人也今冠禮不言
授人則非冠者自使之而主人若諸父兄使之可知也

士冠迎賓節每曲揖鄭氏曰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
直廟將北又揖賈氏曰入大門而東則主人在南賓在北
俱東向為一曲至廟門則主人在東賓在西俱北向為一

曲當將曲之時賓主皆相見故皆一揖適下將入廟門揖爲三也又注云將曲揖則先揖後偕也故賓主之揖必相鄉又按朱子門內東入廟有閤門則入閤門當揖也凡爲四揖乃入廟門矣按敖氏曰主人迎賓入門右西面而立賓入門左東面乃折而北又折而東又折而南與主人相鄉而前乃東行入閤門主人入門右賓入門左按西塾東面而立主人折而東又折而北又折而西與賓相鄉而前又北行入禰廟也凡主人以賓入而有每曲揖者惟將入廟之禮然其餘則否又按士冠圖後云二廟者有都宮門入門又揖當禰廟門曲而東揖又曲而北揖則又二曲二

入門也說詳朋禮圖愚觀鄭賈之說明矣特脫闕門一節爲疎至都官二廟之說此據士冠言之蓋未然也至敖氏於賓主曲折之處詳悉言之亦有過于繁瑣者所爲寸寸而度銖銖而稱者與學者分別觀之可矣

士冠迎賓節入廟門三揖鄭注謂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案鄉飲酒禮衆賓皆入門左北上賓少進主人與賓三揖又鄉射禮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則三揖在門左少進之後不復有將左曲之揖鄭說未盡合也今從敖氏繼公之說入門左右少進一揖三分庭一在南揖一在北揖凡三揖已上義疏圖也夫

東面北上而後三揖則方其至甯而曲西不揖也賓少進乃有三揖則初北面時亦不揖也於此分三揖之部位則敖氏之說得之矣至設碑之節舊謂三分庭一在北敖氏謂當南北之中語見聘禮但注疏承習已久姑兩存之以俟學者自擇焉已上士冠迎賓義疏也愚按士冠禮賈疏入廟門主人將右欲背客宜揖將北面與客相見又揖碑是庭中之大節又宜揖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又士昏禮注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又聘禮鄉飲酒入三揖注皆據此三節其義不異也愚竊謂入門者如正賓一人則三揖當依鄭說或賓介非一人則三揖當依敖

氏庶兩不相侔此圖以經文分定之非學者之臆說也不然豈康成之解盡謬與

士冠禮始加云賓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再加云賓降二等受皮弁三加云賓降三等受爵弁鄭注始加云降下也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三加注云降三等下至地也敖氏繼公注始加云士階三等堂不與焉此降階一等并堂爲二等也東面授賓則賓西面而受之又賈氏疏引案考工記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九等爲階是諸侯堂宜七尺則七等階大夫堂宜五尺則五等階士宜三尺則三等階也愚按鄉飲酒禮樂賓節云盡

階不升堂則堂階高下相去之間尚有餘地而盡階末即爲堂也然則發地一尺爲一等階發地二尺爲二等階發地三尺爲三等階自此而上又一尺爲堂堂下一尺爲三等階下二尺爲二等階下三尺爲一等階自此而下又一尺爲地此士堂三尺則三等階之制也敖氏曰士階三等堂不與焉其說至爲明著也今賓降一等執冠者升一等視賓所立之階爲降等而東面授之非同在一階爲遞受也降二等則執冠者不升亦視賓所立之階爲降等而東面授之如前也降三等至地則執冠少南東面授之從可知也儀疏圖云執冠者身雖在下等之階以不敢重勞賓

故兩手奉冠就中等賓所立之階授之所謂中等相授其義當不過如此是則說經者渹不可以文害詞也

士冠禮始加節注云中等相授按鄉射禮初射節云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鄭注中猶閒也敖氏云中等空一等也凡階升者前後相當宜空一等以相遠爲敬與異階升者不同其降亦然也則是中等相授猶閒等相授也義益明矣

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按士喪禮云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此其合升之體數也注云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從略胉脊也凡豚則吉凶皆合升用成牲則升

其胖而去髀吉升右而凶升左脊貸六而肱股五爲十一

體也又案特牲少牢皆用右胖鄉飲酒鄉射亦用右惟虞

禮喪祭反吉用左此士冠鄭氏曰凡牲皆用左胖義疏云

案左胖蓋右胖之訛也

士昏禮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特豬一也合升合

左右胖升于鼎也以夫婦各一故左右胖俱升也去蹄蹄

甲不用以其踐地穢惡也案豚解七體則脊爲一體而有

舉脊二者以夫婦各一舉故以脊折而用之也

鄉飲酒禮獻賓節乃設折俎鄭云牲體于俎當以牲之上

下爲次此俎由肩而脊而脇其次也肺與骨體別故另列

之廟中爲右故俎上西肺在北便于取也

儀禮彙說卷一終

儀禮纂說卷二

門人陸文啓字東輯錄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門人張鳳岡克傳校字

士昏禮第二。鄭氏曰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昏于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二。敖氏曰此篇主言士之適子娶妻之禮義疏曰按士或自昏或士之孤子昏皆得用此禮也昏其適子故醮子詞曰承我宗事若庶子昏自可以此爲準權而降殺其禮醮婦記云庶婦則使人醮之是也

納采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又授于楹間南面。鄭氏曰

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也今文阿爲庪義疏云按使在升階即至棟下疑其太襲或當從今文作庪棟南一架爲前楣楣前接檐爲庪也則賓致命與主人拜所南北不甚相縣似爲得之李氏如圭曰楹柱也堂上有兩楹楹閒堂東西之中也鄭氏曰南面並受也郝氏敬曰南面者主北面賓南面陽尊陰卑也至敖氏則曰此文承上主人之下則授宜作受受者南面則授者宜北面矣爲人使而授于堂乃不南面者辟君使于大夫之禮也義疏曰案賓主授受之正禮當訝受不當並受也聘禮賓面大夫受幣之法受者南面授者北面此亦當然愚按禮凡言送爵送几皆先

言拜受後言拜送則授受之際受者不俟其既至而迎之

授者乃從而進授之先有一定之處也今授于楹間賓主

相敵主人自阼階進而西則受者北面賓執鴈于當阿進

而東則授者南面此迓受之正也納采婚禮不疑于君使

大夫亦不例于陽尊陰卑也況堂上戶西方設神席南面

則主人又不宜背之而受也當阿爲楝亦從可知矣

辨士昏禮授于楹間南面授楹間南面授解者或曰此南

面並授也或曰禮宜訝受則東西面爲合也或曰授乃受

字之誤使者北面授而主人南面受也或曰陽尊陰卑故

授之者南面也愚嘗著其說曰女家設神位几筵南面賓

之示若神受此幣者然故主人不敢背几筵南面以受使者違是意遂南面而授也今考聘禮問卿卿受于祖廟不几筵敖氏解之曰君使尊不敢設神位以臨之卿受幣于堂中西北面賓奉君命則南面授也旋而賓私面于卿則爲私事故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鄭注云受幣楹間敵也據此則布几筵者不南面而受不几筵者可北面受亦可南面而受也敵者之禮視乎楹間而已男尊女卑之說亦所不用也以聘禮與昏禮參觀則知其說之不易而無俟乎改經矣

問名一節孔氏穎達曰問名者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昏禮

云爲誰氏言母之姓何氏也賈氏公彦曰名有二種一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是名號之名若以姓氏爲名之類是也此言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也敖氏繼公曰氏謂女之伯仲也戴媯爲仲氏亦其一也鄭氏康成曰誰氏不必其主人之女賈氏疏曰納采則知女之姓矣乃更問主人女爲誰氏者恐非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收養之也義疏曰古者婦人有謚又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則婦人稱名如左傳所載秦女簡璧宋芮司徒女棄因事著名類此者多矣愚按男子生則命名女子或命名或不命名也問名而曰誰氏固屬謙詞且或知女

之名或知女之伯仲或并知女所生之母爲誰氏或因主人收養他姓以爲己女而知其誰氏事非一塗理惟一致卬之以誰氏者使者之統詞該之以問名者加卜之常例諸家之說皆有可采而必以義疏爲正與

主昏醴賓於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賈氏曰因事曰遂因坐奠觶不復興而拜冠禮醴子醮子及此下醴婦不言坐奠觶遂者皆文不具也義疏曰案行禮之節有不因坐而遂拜者如婦見舅姑奠笲棗栗舅坐撫之興答拜奠笲腶脩姑坐舉以興拜是坐而又興興而又拜也少牢尸酢主人節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

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亦是因事曰遂與此同也受嘏飾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再拜是不因事而遂拜與此異也愚按鄉飲酒主人獻賓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鄭氏曰復盥爲手坋汙也敖氏曰旣拜而盥爲拜時以右掌據地不無坋汙也內則曰凡男拜尚左手此奠于坐遂拜之爵尤爲詳且明也義疏刻士昏醴賓因載啐醴于筵西據經文在西階上至坐奠觶遂拜者賓皆于西階上行之此列筵西者誤也

夫婦入室御媵沃盥交鄭氏曰媵女從者御婿從者也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也賈疏曰此婿從者

謂夫家之賤者也李氏心傳曰御將家之女侍也敖氏曰
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居室之始卽行此禮相親相
下之義也此盥蓋于北洗又鄭氏曰媵沃婿盥于南洗御
沃婦盥于北洗賈疏曰媵與御皆婦人也婦禮不下堂則
不于南洗敖氏得之矣愚按燕禮媵觶于公觚升自西階
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鄭注曰楹北西楹之北也先者既酌
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俟于西階上乃降敖氏曰交
于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惟言交者皆謂相右也賈疏媵
觶禮節圖曰酌散者既升階卽序長少爲先後長者先進
少者待于階上長者既東面酌散乃退出其右西面還後

者當先者旣酌而退之時卽循先者初進所之道而進當西楹之北轉而東行乃與退者東西相値退者西面以北爲右進者東面以南爲右彼此相爲右所謂交也他如射禮稱交于某所及言相左者尤多今昏禮當夫婦甫入室壻先盥而御沃之婦後盥而媵沃之此宜壻婦序而盥于北洗媵之進與御之退相値卽壻婦進退相値之處皆相右而謂之交特不專于一處故不云交于某所也若壻于南洗婦于北洗則無事于序進而相交矣鄭氏之說依媵布壻席御布婦席爲言敖氏之說謂媵御盥而壻婦不必盥者各爲一義要之無以見其必然也

公食大夫禮云、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敖氏解云長盥以長而序盥也、當盥者七人皆進其位而立于洗之東南、前者其立處之西也、於洗南為少東交于前不言相右可知也、愚按此條與士昏禮媵御沃盥交相發可以證愚解之並非臆廳矣、

昏禮食一節、贊者設醬于席前、至御布對席、是謂設饌要方也、愚按特牲禮設饌祝神節云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

御于敦南先是祝筵几于室中東面爲神敷席也此與同
牢設饌之法並同可相證佐惟兩鉶則爲鬻湇也姜氏上
均繪合巹圖于後以意分三俎爲六俎是其悞也
昏禮酳一餚初酳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敖氏曰卒爵而
拜拜其飲巳也贊答拜亦一拜也義疏曰案夫婦卒爵有
先後則拜與答拜之先後因之又義疏曰贊酳主人主婦
當兩爵降洗無并執二爵之禮也愚按酌酳之時本有先
後而卒爵之時或有先後或在一時且亦可俟其一同卒
爵而皆拜則贊之答拜止于一次而先後受爵理亦可通
也

婦餕舅姑特豚合升側載至其他如取女禮鄭氏曰舅姑共席于奧義疏曰以婦見及饗見時舅姑俱別席決之此云共席者共東面耳賓亦別席也豆俎諸物各二足以明之若二俎乃云側者以無魚腊故也愚按別席皆異面此則同面殊于別席也又士冠筮日禮席于門中筮人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則並立于席也席有中有末舅姑共席亦其宜也

婦餕舅辭易醬鄭氏曰婦餕者即席將餕也辭易醬者嫌淬汙也義疏曰以其醬乃以指咂之淬汙也敖氏曰見婦即席將餕已餕故辭之婦不言對不敢與尊者爲禮也下

云餕姑之餕則是從舅命矣易醬易姑醬也蓋御爲之愚

按敖氏舅辭易醬四字亦可連讀亦可讀斷鄭氏之說乃

是以易醬辭婦也蓋婦遠尊者之意而餕姑餕御者易姑

之餕而新之亦以順舅命也舅非辭其餕而辭其醬之洿

汙所以明敬也

婦餕姑之餕愚案蓋辟尊者之餕而餕其次所以明讓非

以其辭易醬也此則敖氏之所未逮與

士昏記納徵詞致命曰某敢納徵賈氏曰是升堂致命詞

也敖氏則曰宜在敢不承命之後蓋因而遂記之耳愚按

納采致命之詞在擯者傳主人對詞之後此宜如之也抑

更有說焉據者所傳之對詞與主人面賓之對詞蓋大致相同詳略稍異耳記之于此者并以見主人之對詞初不甚異故與他處互文見義與至錯簡之文為儀禮所少也蓋不當以此疑之

記父醮子詞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鄭氏曰若猶女也言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也愚按若亦訓順也夫倡婦隨所謂順也敬而且順則有常可久是在帥之以敬者也子承是命則曰恐弗堪而不敢忘矣又荀氏況曰親迎之禮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此與冠而醮子之儀不同命之之辭當在受醮之後將乘車之時與

記親迎送女詞父送女曰夙夜毋違命鄭氏曰以姑之教命賈氏曰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命故父云命下文云非也注有姑字則傳寫之誤也敖氏曰命謂舅姑與夫之命也按孟子曰無違夫子則夫命宜遵而敖氏之說得矣然揣詞之體衆重以見輕稱舅姑則夫命在其中也三家之解所當融會其義無須偏執其詞也

儀禮纂說卷二終

儀禮彙說卷三

同學蔡士桂新甫輯錄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後學陳進城志超校字

士相見禮第三鄭氏曰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

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三

陳氏師道曰周人之制士見于大夫公卿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也按儀禮中主言士者實指諸侯之士其贄不異則是三等之士禮皆從同卽王國之士與夫未仕之士其禮當亦從同矣

始相見飾贄各用雉云云。劉氏敞曰。贄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贄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雁。士雉。鬯也者。言德之盛闕。玉也者。言一度不易。羔也者。言柔而有禮。雁也者。言進退知時。雉也者。言死其節。故執斯贄者。致斯志也。按經無執贄見卑之法。檀弓云。哀公執贄見巳臣周豐者。彼謂下賢。非正法也。

始相見賓奉贄入門左云云。鄭云。不受贄于堂。下人君也。楊氏復曰。受贄不于堂。爲下人君者。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諸公之臣。則受于堂。又賓私面于卿。受幣于楹間。及衆介面。則受幣于中庭。以

此言之則受于堂爲重受于庭爲輕其義可知也又士昏禮親迎圖後云案與贄或于門或于庭授幣受幣則堂中居多惟聘禮受玉在中堂與東楹之閒授覿幣則當東楹賓問卿卿受幣亦在堂中之西堂上賓主處中彼賓踰堂中而東主人踰堂中而西則重禮也昏爲宗祀所係故重其事如此云今據始見于君執贄至下鄭訓下爲君所亦明其不于堂也

賓再拜送贄出賈氏曰出謂去違家無意待主人留已也

義疏云案出迎再拜曲禮所謂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也賓既答拜則主人以賓入矣士二門此非寢門也入門

謂入外門出亦出外門也下即云主人豫見則賓未還家可知愚按疏云去還家者謂此賓之意專欲還家不但出其外門則可也

復見飾主人再拜受云云鄭氏曰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賈疏賓奉贄入不言主人出是與前相見同日知異日出迎者鄉飲酒禮明日息司正主人猶迎之況同僚乎者聘禮公迎于大門內至禮賓又出迎者彼初是公迎彼君之命不爲迎賓故禮賓雖同日亦出迎注云已之禮更端是也昏禮賓爲使時出迎至醴賓亦出迎有司徹前爲尸後爲賓所爲異故雖同日亦出迎皆更端之義也按此主人

不復出迎蓋以禮未更端故也同日異日之說亦可備一解乎

大夫相見節餘論呂氏祖謙曰左傳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周禮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且因晉方知見當時之禮散在列國者不能備也愚按魯自閔僖已降國勢漸衰或乃欲視邾滕則大夫視卿蓋亦自毀之義而未必其果暗于禮也此合晉之執政再睹周室威儀乃爲之故則亦自悟其非矣知之匪艱行之惟艱斯之謂與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一節敖氏云至下謂當帶也

復引曲禮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及左傳邾子來朝執玉高其容仰以證執贄至下之爲見君之禮愚按鄭之訓下曰君所者當矣論語云拜下禮也謂執贄至堂下之時禮容彌蹙也若如敖氏之說則至字當訓爲甚也殆不然矣

庶人見于君義疏云案周官有大詢之禮洪範有謀及庶人之文是平民皆得見君也此等見君宜不用贄則經之所云主于庶人在官者可知矣

妥而後傳言鄭云妥安坐也敖云妥安也謂安和其志氣也易曰君子易其心而後語是已愚按二義相成蓋坐而後定其氣斯爲妥也鄭說簡而備敖脫坐一層者蓋因非

對傳言者或坐或否不一其時耳然不坐之人有對荅而無傳言理亦可通則鄭說爲優矣又爾雅釋詁云妥安坐也鄭說本此

言視之法節凡與大人言云云衆皆若是鄭云衆謂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賈氏疏云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于帶視大夫得視面此視君得視面者彼爲常視君法此據與君言時也李氏如圭曰此大人謂君也愚按注云卿大夫同在此者謂凡在此之大人其視之皆同此儀而疏與李氏則直謂大人爲君不同鄭義也或者衆指與言之人而言則獨於大人言者固若是也

卽衆與大人言者皆若是也似較鄭說爲明

侍飲食於君館下席再拜稽首燕饗衆臣之再拜稽首其則有三若階下再拜稽首訖而君辭之則若未成然復升再拜稽首以成之是謂成拜其禮最重次則降階未拜聞命卽升升乃再拜稽首又其次則不降階惟下席再拜稽首此賜爵禮輕故惟拜于席下而已

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敖云送之亦當至門愚按此據下文大夫比及門三辭爲言也然降送之節當在堂階之際去門尚遠不敢顧辭謂士不敢顧而但口辭也於時君或因辭而止或不聽其辭而至門蓋均有之矣敖說

稍泥、

先生異爵節義疏按不言卿大夫而言異爵則卿之見于大夫禮當視此矣請見不言贄則疏家謂尊無執贄見卑之法是也。

先生異爵者見士節將走見、愚按爾雅釋宮云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注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云疏云中庭曰走、走疾趨也、是則名中庭曰走者因事而得名。將走見猶云將見之于中庭也、此解似勝、

將走見先見之、敖氏云、先見之先、亦當作走義疏不從其說、謂注疏之義爲合也出先拜此士爲主人者之恭也。

自稱于他邦節則不稱寡大夫句士一字爲句則曰寡君之老句大夫私事不出境而有私事之使者陳氏祥道則云容有來自他邦而新仕者也條論呂氏大臨曰自天子至于士其臣之貴者皆稱老記曰天子之吏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列國之大夫使于諸侯自稱曰寡君之老又諸侯使卿弔於他國辭曰一介老某相執綍此天子諸侯之臣稱老者也魯臧氏老將如晉問此大夫之臣稱老者也士昏禮納采主人阼授老鴈此士之臣稱老者也

自稱于君節宅者句鄭氏曰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

愚按宅者承上士大夫來則鄭說良是如就未爲臣者言

則劉敞補士相見義亦謂未仕而見於君者士也若云未
仕爲大夫則頗疑其過矣此二說亦可兩存與

儀禮集說卷三終

儀禮纂說卷四

金山徐以坦越江著
同學程萬里振采輯錄
後學陸　崑欽廷校字

鄉飲酒禮第四鄭氏曰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小戴及別錄皆第四

賈氏疏曰鄉飲酒之禮有四此賓賢能一也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三也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四也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

禮是州長黨正飲酒法也宋吳載增曰鄉大夫獻賢能此文是也州長習射鄉射禮是也二者經文具存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以正齒位其禮每歲蜡祭一行惟畧見於周官及禮記鄉飲義鄉人飲酒略見于論語鄉黨篇二者經文亡逸漢制郡縣十月行鄉飲酒禮盜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聞唐兼採二說賓興則以刺史或上佐為主其制皆放古而小損之正齒位則行于冬季主用縣令復降殺其禮宋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為主蓋本用賓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于兩廡則亦兼取黨正之文

至其登降獻酢之節較唐尤簡略云

鄉飲設席器節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元酒在西通論

賈氏曰設尊之法醴尊質皆在房內隱處冠禮冠子昏禮

禮婦是也酒尊皆于房戶間顯處見其文此及冠禮醮子

與鄉射特牲少牢有司徹是也聘禮禮賓尊于東廂不在

房者與卑者爲禮相變之法也燕禮大射尊于東楹之西

者君尊專大惠也

又鄭氏注曰斯禁禁切地無足者疏曰斯澌也澌盡之名

故知切地無足也案斯禁即棜也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

士側尊用禁而注曰棜斯禁也禮器又云大夫士棜禁疏

以爲名異形同故總名爲棜禁非也禮器蓋並舉大夫士于上因並列棜禁于下實則以棜屬大夫以禁屬士無以異于玉藻也少牢注謂禁者酒戒大夫去足改名爲棜若然則無足爲棜大夫用之有足爲禁士用之此禮行于鄉大夫故知切地無足爲鄉之處士設故不名棜而名禁也

主人獻賓節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又鄉射獻賓云取肺坐絕祭按賈氏疏曰大祝辨九祭七曰繚祭八曰絕祭注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亦據此與鄉射而言也然則詳之而曰坐弗繚右絕末以祭略之而曰坐

絕祭二者正同也

鄉飲酬賓節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敖云如其降後升前之儀也愚按主人始自飲則主人辭降賓不辭洗此主人辭而賓不辭也繼將飲賓復降洗賓降而辭此亦主人辭也至云如獻禮升不拜洗者是因主人爲已洗爵賓亦辭洗乃同獻禮也特不拜洗其爲辭洗愈顯明矣義疏周云辭字兼主賓而言乃所謂如獻禮者是精于說經而得其解也

賓酢主人節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

按郝子厚送酢存義序載肉于俎崇酒于觶似爲增益之

義與載內邊言之者另一解也錄之以存參
鄉飲樂賓節大師則爲之洗大師即國之大師如有事于君所則來者工而已大師不與也若大師無事于君所則亦來與此禮大射儀先言僕人正徒相大師下乃云後者徒相入故注知後者爲大師無瑟是大師主歌也此注大師或瑟或歌未必然也
樂南陔白華華黍孔氏穎達曰笙歌三篇堂下吹笙以播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詞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蓋笙詩有聲無詞亦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此禮曰樂燕曰奏不言歌則有聲

而無詞明矣下由庚崇丘由儀放此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一節凡六詩魚麗言年豐物多也南有嘉魚言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也

乃合樂周南關雎三詩召南鵲巢三詩鄭氏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案樂有四節上下同之至所用之詩鄉飲酒乃與燕禮同可見尊卑皆可通用也惟大雅與頌不敢上干頌者祭祀所歌或謂施于賓客尤恐未然也○鄉飲于臣禮爲盛燕

禮于君禮爲輕

立司正節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爲賓欲去留之告賓于西階上也敖氏曰司正執觶受命賓詞變于君也據燕禮司正洗角觶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云云此司正洗觶升受命于主人以主人之命告于賓不言奠觶乃傳告與燕禮異又階間北面坐奠觶不南面奠觶亦變于君也

遵者之禮節公升如賓禮謂如其獻禮也大夫則如介禮亦謂如其獻禮也若其酢則主人于公大夫一也鄉射禮

大夫之酢其儀與此介同諸公雖尊禮亦如之所以辟正賓也謂公升如賓禮則自拜至以後其禮皆與賓同也謂大夫如介禮則不拜洗不嚌肺不告旨禮殺于賓也凡獻者獻酢之禮辟于鄉射禮此不具者射義有云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二禮本同可互考也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鄉射禮大夫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疏謂初入門左東面之位據迎賓時賓入門左少進賓立未定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則賓安得有初入門位又上賓獻畢降位在西階之西所謂初位當指此言介衆賓隨賓而南亦不當復門左位

也

遵者之禮節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愚按爾雅釋宫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羣臣之列位也疏云左右猶東西也又引明堂位三公中階之前諸侯阼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爲證尤明晳也

賓出節賓出奏陔鄭氏康成曰陔陔夏也春官鍾師以鍾鼓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又鄭氏衆曰若今時行禮于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也義疏案經傳中言歌又言奏者則有詩篇若騶虞貍首采蘋采蘩是也言奏不言歌者則但如笙詩之類有其譜而無詩篇九夏是也又九夏謂

之金奏以其有鍾也何獨于陔夏而無之無鍾則不成爲
夏注謂大夫士有鼓無鍾非也鍾磬縣于阼階之西則鼓
當建于西階之東矣說見下記前義疏設所器圖云經只
言磬下奏陔注以爲有鼓據周官金奏九夏則亦當有鍾
鄭注弟以鼓言非也今以磬爲首在阼階之東由磬而鍾
鑮而鼓鼙皆以次而西從敖氏繼公一肆之說也
記尊綌冪賓至徹之通論賈氏曰冪爲塵加設之但用不
用不同者醴皆不用質也士冠禮醴子昏禮醴賓贊醴婦
聘禮禮賓是也醮亦無冪從禮子也或以尊臨卑亦無冪
燕禮君尊有冪方圜壺則無冪昏禮尊于室內有冪尊于

房戶外則無冪是也鄉飲酒鄉射有冪者敬也

記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上文記衆賓立位云立者東面北上云云鄉射記云樂正與立者齒下文云立者東面北上鄭注鄉飲記立者東面節云賢者衆寡無常也又注本節云尊樂正同於賓黨其注鄉射本節同又注立者節云賓黨也義疏駁鄭曰樂正既不序于工故以齒於鄉人未必爲尊之也按尊之者尊于衆工上也說亦可通與當是上賓

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敖氏曰二席南上升降皆由下其降自南者由便耳非成例也經于主人之酢

云自席前適阼階上是其降亦未必皆自南方也

記主人贊者節鄭云贊者謂主人之屬敖氏云此贊者蓋以學中有司及私臣爲之愚按私臣即主人之屬也不與鄭云謂不獻酒敖氏云不與者獻及旅酬也位西面且不與旅酬亦飲酒之禮異于祭者也鄉飲酒義謂沃洗者得與旅酬與此異敖謂當以此爲正也愚按鄭氏語簡而意細故云不獻酒者謂得與旅酬則未可知也敖氏專主經文及記而鄉飲酒義則賜之二者小有異同未知其孰是也

鄉飲酒遵者之禮次于賓出之後謂公大夫之來與此禮

未定其有無也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次于一人舉觶之後謂大夫宜于此時入遵此則樂作而大夫不入矣經云若有亦有無不定之詞也然且叙于其前者以鄉飲已見其例故也

儀禮纂說卷四終

儀禮粟說卷五

金山孫以恕越江著

[illegible]校

[illegible]校字

鄉射禮第五鄭氏目錄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射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十一小戴及別錄皆第五又鄭氏曰周官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賈疏五物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是也然則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于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又案此篇亦皆士禮與鄉飲酒同

故敖氏有云鄉射者士與其鄉之士大夫會聚于學宮飲
酒而習射也
乃席賓南面東上節鄭氏曰不言戸牖之閒者此射于序
賈氏曰鄉飲酒在庠有室序無室無戸牖設席亦當戸牖
之處耳敖氏則曰不言戸牖間者可知也此云出自東房
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明矣疑疏是之
席主人于阼階上節鄉飲酒禮席賓主人介從言此禮後
言主人者欲令衆賓與賓相繼文順也非謂席衆賓訖而
後席主人
縣于洗東北西面節敖氏曰縣不近階者宜辟東縣之正

位也大射東縣在阼階之東鄭氏曰此縣謂磬也但縣磬
者半天子之士故無鍾敖氏辨之曰縣謂縣鍾磬與鏄于
筍簴也鼓磬之屬亦存焉其設之磬在北鼓在南略放大
射西方之縣可知也義疏云按編鍾編磬十六枚爲一堵
合兩堵爲一肆天子宮縣四肆諸侯軒縣三肆卿大夫判
縣二肆士特縣一肆諸侯之士與天子之士一也鍾磬各
十六以備十二律四清聲若無鍾則八音不全不可以爲
樂矣且九夏皆金奏亦見有鏄此與上節皆賓出奏陔陔
夏金奏之一也豈僅以革奏乎
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節侯之上下方左右各有五尺之

躬其上方又各有一丈之舌下方亦各有五尺之舌必綴以綱而繫之于兩植而後其侯得牢焉所謂張也謂之中掩者侯中一丈而左右之躬與舌合長一丈引此一丈以向右方則適與侯中相掩故曰中掩也不繫左下綱猶若未張者然故下文比三耦之後更曰司馬命張侯也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節賈氏疏曰賓主旣行衆賓亦行故曰皆行義疏云三揖是兩人相耦之禮非旅進之禮也此時衆賓猶在門左東面之位若衆賓皆行則將隨賓而揖乎抑將揖而隨者不揖乎均不可也故皆行指賓主而言耳見鄉射拜至章

遵者之禮節鄉飲酒禮惟篇末畧言遵者之禮此則詳言之下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介禮可見諸公亦來而經專舉大夫耳又案鄉飲酒禮賓若有遵者則既一人舉觶乃入此卽敘於一人舉觶之後順其節也

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鄭曰門內東面之位敖曰階西以南當序之位也義疏云案階西當序之位凡賓降皆立于是當以敖說爲正不然爲門內東面之位則當主人與大夫揖進之時賓既未可以厭大夫又無使賓隨大夫行之禮其于行禮也多所窒矣

席于尊東遵者有無不定其席不可以預布且必無諸公而後大夫如賓乃得席于是若有諸公則鄉飲酒記所謂主人之北西面者是大夫之席位也大夫之席西上若有二三大夫皆西上也

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按鄭氏大夫若衆則辯獻之長乃酢賈氏疏此經據一大夫而言故獻大夫即酢有司徹主人洗爵獻長賓于西階上然後衆賓長升拜受爵宰夫獻主人酌若是以辯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是爲辯獻長乃酢也又主人辯獻三賓惟長拜洗及主人辯獻衆大夫惟長一酢其義則一也若然則遵者兼

有諸公亦當辨獻諸公大夫而後諸公一酢從可知矣又
未節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者大夫若衆當亦序升也
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案鄉飲酒禮之爵其奠于西楹南
獻介之爵也以其介右拜送故也大夫拜送如介故所奠
同處然彼西楹南之爵其繼以獻衆賓訖乃降奠于下
篚此禮于降奠一節文不具疑主人于後所指降時亦當
以降奠與已上迎者禮
合樂節席公于西階上少東鄭氏曰不從大東辟射位也
義疏辨之云席工之法與鄉飲無殊且觀下經樂正命弟
子贊工遷樂于下將射而遷之則設席時無庸辟射位甚

明矣又末節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郝氏曰亦揖讓與賓升衆賓皆升義疏又辨之云主人獻工而賓有降者以爲太師洗也其以賓升當作卒洗升實爵之時不當直俟獻笙之後始以賓升也且鄉飲酒禮此言賓介降此禮無介則止于賓降衆賓與大夫俱不降也注云衆賓皆升尤誤矣

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敖氏曰鄉射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後首此臣禮前首然禮與鄉飲酒相對然禮面鼓又與鄉飲酒後首相變瑟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則狹倒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則淺近尾持之手入則深

是以此禮與燕禮面鼓則云執之皁入淺也大射與鄉飲
酒後首則云挎越手入淺也
笙入立于縣中西面鄭氏曰縣中磬東立西面賈疏知不
在磬西西面者笙者背磬不可也義疏則曰按縣在洗東
北笙若更東則距階太遠笙者必與歌瑟相比太遠非所
宜也在縣西而西面者以須鄉歌者且不可與賓主人行
禮者背也愚按笙磬同音是疏家坐者背磬不可之說事
非無徵也作樂之節必有所宜雖與賓主人行禮者稍若
相背亦何害乎茲則注疏之說似得之矣右樂
立司正節中庭北面坐奠觶按鄭氏鄉飲酒立司正節階

間北面坐奠觶注云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鄉射禮此條無注亦主階間爲東西之節與鄉飲正同也至敖氏則云此中庭其阼階前南北之中與蓋射時司正爲司馬至納射之後方易位于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間如鄉飲酒司正之位也又按燕禮大射立司正皆南面坐奠于中庭敖氏並云阼階前南北之中以大射旣當辟射燕有時而射亦宜辟之故不同于鄉飲階間之位也則愚于此不能無疑焉鄉之主于階間者以鄉飲經文爲證也燕禮大射皆不言其位于何所則皆主階間爲東西節矣若敖氏之謂阼階前直自爲此說耳且司正爲司馬

易位于司射之南乃西階前三耦之北也其未爲司馬之時位於階間如鄉飲禮固無妨也何以斷其必不在階間乎若燕禮大射立司正時猶未射也臨射而如辟似亦無妨也何以斷其必不在階間乎然則經文于燕射之禮只言中庭而不言階間者已見鄉飲則文不具也鄉飲之禮只言階間而不言中庭者互見燕射故也北面立于觶南

鄭曰立觶南亦其故損位賈疏案射禮損者退中庭是損者在中庭有位燕禮大射皆損者爲司正此及鄉飲酒作相爲司正相即損也故曰故損位也

愚按經文鄉射司正中庭北與觶及北面立于觶南此爲

階間之中庭與鄉飲一例無可疑也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即此觶南之位也燕禮立司正南面坐奠于中庭大射立司正南面坐奠于中庭亦在階間與鄉飲同位也至將射則司正爲司馬下經設楅于中庭亦司馬皆立于其南者正其處也至射事畢命弟子退楅則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此即前者階間與觶之所也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階前者西階前西面也弟子與獲者俱在西方故于此命之爾記又云命負侯者由其位則司射誘射之後又命獲者執旌以負侯鄭云于賤者禮略賈氏疏司馬自在己位遙命之此亦階間中庭之位耳迫

初射之時司馬降自西階適堂西釋去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此則司馬離階間之位而始定西方東面之位于司射之南也若阼階前中庭之位則敖氏鑿空說之而無所依据蓋有心于異同而不知其非今詳辨之如左方云

鄉射禮節圖司正爲司馬云司正位于中庭此爲司馬尚未即司射南之位則猶在中庭也故就中庭載之愚按圖中庭刻在階間則亦不主敖氏說也又燕禮司正中庭奠觶圖亦刻階間是不依敖氏說而同注疏舊說也

愚按鄉射記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繫旌又云命負侯者由其位則前二命在階前而命負侯不同處也故賈氏于

由其位云司馬自在己位遂命之爲得其實也敖氏以位爲楅南之位乃据其說謂阼階前中庭楅南之位也故解之曰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射事未至略之由便也請得而辨之前二命者弟子及獲者皆在西方故司馬西階前西面命之者此具于記文也迨負侯之命則仍自階間中庭楅南之位遂命之而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又命去侯則獲者辟于乏東面偃旌而俟也若如敖氏並在阼階前之說則弟子獲者之在西方者甚遠司馬何靳于一違其位而必由阼階前命之耶況前二命之記于階前乃承上節司射納射器而下則其爲西階不言可知也顧乃

移西階之前以就已說阼階之前而强著其解曰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謬誤殊甚矣且又合記文階前由其位爲一處是釋與記不可依而直憑臆爲斷也敖氏諸解什得八九而此一條必不可從

鄉射立司正節經云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鄭云奠觶表其位也賈云北面坐奠觶鄉飲酒亦然者此二者皆臣禮故北面奠觶燕禮大射皆司正南面奠觶者彼是君禮欲取還不背君故南面奠觶故大射云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至南面反奠于其所注云皆所以自昭明于衆也將于觶南北面則右還于觶

北南面則左還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必從觶西往來者爲君在阼不背之也

按鄉飲酒禮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鄭云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愼其位也引燕禮曰右還北面賈云階間謂兩階之間東西等是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者案鄉射云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此經雖不言中庭宜與彼同故云中庭也

按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鄭云洗角觶于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賈云此奠觶于中庭威儀

多決鄉飲酒不異是以鄉飲酒作相爲司正洗觶執以升
自西階是不異威儀少也

又按大射儀擯者遂爲司正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
于中庭鄭云奠觶者著其位以顯其事威儀多也賈云燕
禮及此射禮司正不以觶升而奠之於地比鄉飲酒及鄉
射爲顯其威儀多自此已後遂于二鄉同也

愚按鄭氏解鄉射立司正節根鄉飲酒司正實觶降自西
階階間北面坐奠觶來又燕禮大射司正奠觶中庭並與
鄉飲同經雖不云階間而實無異同之處也鄭于此畧之
者因鄉飲已明則無事乎申重贅複矣至元之敖氏則于

鄉射立司正節忽出新意與鄭賈迥別今據注疏詳辨于左茲未備也。

鄉射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此節在司馬命張侯上。鄭云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賈云鄭知弟子是賓黨之年少者以其賓黨西方東面而今以西面命之則是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也。

鄉射司正爲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鄭云爲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賈云按下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

遂命倚旌以記言之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遂明同是西階前也云爲當負侯也者下云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是也

鄉射記司正旣舉觶而薦諸其位鄭云薦于觶南賈云知薦于觶南不薦于觶北者以司正觶南北面立若薦觶北與觶相照非位前故知觶南位北也

司射旣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鄭云著並行也賈云著並行者謂司射與司馬有不並行事時按上文將射適堂西袒決遂告賓請射其時司馬卽階前令倚旌此皆同時故鄭云著並行事也

記云命負侯者由其位鄭云於賤者禮畧賈云其位正据司馬自在已位遙命之遙命者由負侯者賤畧之故也對司射比耦則就其位經無司馬命負侯之位故記之也

愚按鄉射禮始作相爲司正繼則司正爲司馬後則司馬還爲司正實一人也有階間中庭奠觶之位有西方司射南之位有西階階前之位中庭奠觶之爲階間根鄉飲酒經文爲据也西方司射南之位本經司馬適堂西下明之也西階階前之位則經文納射器有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之文接下文司正爲司馬命張侯又命倚旌與司射袒決遂而升者同時並行事足證爲西階階前是

也敖氏乃以中庭爲阼階之前而不顧其安甚耶與鄭賈異因西階前而誤會也此外又有司正旣舉觶而薦諸其位記文命負侯者由其位此皆階閒中庭之位而敖氏悉舉而指爲阼階前者也詳辨如前後文

按聘禮行聘禮館擯者退中庭又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冠禮亦云擯者元端負東塾今賈氏引此退中庭之文正指階閒中庭之處爲言也至負東塾而立則阼階前中庭之處實爲近之然敖氏之主阼階前者不引此鄭注以証而尋欲示異于鄭也賈氏之疏可云審諦矣

紫綱節司正爲司馬義疏按上經言司正中庭與觶北面

下經言司馬命張侯而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則與觶在阼階前南北之中而不在兩階之間也審矣此主敖氏之說直謂記司馬階前為阼階前也其誤當由於此

納射器節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繫綱節司馬命張侯又命獲者倚旌義疏云納射器曰階前西面以弟子在西方故也至張侯繫綱亦命弟子則其爲階前西面不假言已此命獲者非弟子矣故特曰又命見與張侯面位不異也愚按義疏此條最明

愚又按命弟子繫綱遂命獲者倚旌賈氏曰明同是西階

前則西面命之可知矣又命獲者負侯不在階前而在中
庭據前北面立于䟫南此時向西方遙命之則西面命之
又可知也今義疏圖云據上司正位中庭北面此獲者在
西則當側首西顧遙命之其面雖與所位則猶在中庭也
此亦依敖氏爲說也
鄉射禮請射圖載司正爲司馬在階間義疏云司正位于
中庭此爲司馬尚未卽司射南之位則猶在中庭也故就
中庭載之其命張侯及倚旌記稱其在階前要之獲者及
弟子俱在西方則亦西階前西面命之也
又上耦升去侯及初射圖載司馬命執旌以負侯䟫南亦

在階間鄉射無算爵圖載司正使一人舉觶亦在階間燕
禮司正中庭奠觶圖載司正位亦在階間一曰南面坐奠
觶一曰南面坐取觶一曰南面坐奠觶一曰北面左還南
面坐取觶一曰南面反奠觶又一曰南面右還北面少立
一曰北面坐取觶一曰北面不祭卒觶奠之一曰北面再
拜稽首
又燕禮主人獻士及祝史圖載司正立于觶南東上北面
受爵在中庭階間
燕禮賓媵觶公爲士舉旅圖載司正立觶南命執爵者爵
辯卒受者具以酬士亦在階間又燕禮總圖立司正亦刻

階間無階前者。

大射儀請射圖義疏云鄉射司射西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此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與彼經不同。

又大射儀初射圖載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在中庭階間西面義疏云鄉射記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此司馬師之位未聞或謂此即前之司正據大射正擯擯者爲司正如其說則司馬師即大射正也司正位中庭北面據敖氏以負侯爲旅食士旅食門西北面其亦轉北面爲西面命之而位則猶在中庭與。

愚按已上諸圖並在立司正後唯無筭爵則司馬反爲司

正也依敖氏俱在阼階前者由侯詔鄉射記司馬階前命

張侯一語故也則不知此階爲西階前而强移之于阼階

前乃舉鄉射燕禮大射三處中庭與觶並屬之阼階前其

謬甚矣今考義疏亦並不依用顧其中偶參敖說則有之

也

請射節司射適堂西云云按經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此

時未納射器則不與諸射器俱在堂西可知下文搢扑當

與弓矢俱在階西經無文也

納射器節弟子當習射之時既擇其尤者以充三耦次者

或以備衆耦而于其餘者則當其將射也命納射器焉命

張侯焉命贊工遷樂于下焉其初射畢也命設楅焉命取矢焉其再射畢也取矢而外又命設豐焉其三射畢也取矢設豐而外又命退楅焉命贊工遷樂于下焉逮乎將燕則又命徹俎焉凡皆使之習于禮以相觀而善其有過者則司射以扑撻之是其射也即其所以爲敎也以非主人人之贊者故皆謂之賓黨耳飲不勝將其洗觶升酌爲勝者之弟子凡賓之弟子亦多肄業于學可知納之者謂將使射者之弟子各以其弓矢決拾入獲者以旌入釋獲者以中與籌入弟子以楅豐入其既也弓矢決拾楅豐弟子司之旌與中籌獲者與釋獲者司之

比三耦節司射不釋弓矢視筭按司射升降既言取弓挾
矢矣此復言不釋者嫌請命傳命事畢或當釋之也愚按
弓有強弱矢有遠近比耦之時必令上下射相等司射當
以已弓矢程之故不釋也其事宜然文不具耳
誘射節豫則鉤楹內豫宜從今文作序序者州黨之學也
堂即庠鄉學也州屬于鄉黨屬于州則三者之學其大小
淺深有差矣鄭氏明序無室可以深也堂之制有堂有室
賈疏辨之以為不然愚按鄉之侯道五十弓弓與步相應
其制六尺五十步則三十丈也州序之制庭中南北稍狹
不及鄉學之長故截物于楹內以展其數使與侯道相準

焉是以豫則鉤楹內理或然也殆不因有室無室之故與

左足履物義疏按矢南行射者必側身西鄉其足當左前右後不得併足也此所云正足乃南至物時之足容其既乃側身而射如前法觀下文于上耦曰合足而俟將射未射可證也

南面揖揖如升射義疏按前射升時堂上三揖退亦當然但升時之揖北面退則南面也至堂下則降時一揖如升射之有及階之揖也出于其位南又揖如升射之有當階之揖也將適堂西又揖如升射之有發位之揖也此三揖惟適堂西爲西面揖㕘按總言揖如升射指將升時言不

指已升則此之所陳禮宜然也

降出于其位南故云出於其位南自賓與大夫而外凡南行而適堂西與堂西出而北行者皆由于此雖發于其位及反位者則否也

凡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南面則東爲左西爲右故上射升時屬左及還視侯中則于右物矣下射升時屬右及還視侯中則于左物矣右義疏

初射飭不決遂袒執弓敖氏云經言袒執弓則固不決遂矣乃先言之者嫌袒必決遂也且經亦或有袒以包二者故以此明之耳

獲而未釋獲義疏云誘射之射教弟子以射儀耳未主于中故不去旌三耦之射學司射之射儀耳未主于勝負故未釋獲也

三耦卒射亦如之敖云三當作二字之誤也二耦謂次耦下耦也下耦與此異者無與升射者相左相揖之事而已愚按經文云三耦卒射意亦自明敖說頗甚不必從之

取矢加于楅飾命弟子設楅陳氏祥道曰楅之楅矢猶楅衡之楅牛考之於禮奉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東矢者坐說則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楅有足誤矣

獲者以旌負侯而俟本爲弟子取矢而設鄭注所謂以旌

指教之是也若北面負侯侯在其背何能指之以為意必轉而鄉侯如指示之又命取矢不言弟子應諾者可知也弟子方委矢于楅及不備又必升堂西南面命之者據下云弟子自西方應諾則委矢後弟子已西返故也

比衆耦節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云云又記云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是凡在堂上者或射或否各順其欲初無一定也疏云按主人以射故而請賓以射故而應主人之請必無不與之事而經云若者蓋不為必然之詞且為大夫及三耦言之耳愚按射者繹已之志君子務焉是射者其宜也特此禮為鄉人習射則賓主大夫及衆賓無妨以

不能自謙也云必無不與者明與經戾矣敖氏云賓主或有一人不欲射則缺此一耦蓋不可與餘人爲耦也此言當矣義疏云按大夫與三賓之或射或否疑已前定于納射器之時故此時司射得據以告于賓愚按納射器在初請射之後司射堂下命之弟子納之堂西及東西序也當請射于賓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則賓一已之射否尚未定也蓋姑陳射器而射否則俟其自擇前定之說恐未然也然則與射及否直定于司射升階再請射之後未告賓之前而經不具言之耳大夫三賓蓋亦如之

皆與士爲耦鄭云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

也禮一命已上齒于鄉里敖氏云大夫宜與衆賓長爲耦若衆則以次而爲之不足乃及于堂下者愚按比耦之法當取材藝相等者如敖說則依班次而無所更恐或未然謂不專主堂下則是

三耦取矢于楅節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姜上均曰及楅揖不言北面者下賓主人及楅揖注所謂當楅之東西主西面賓東面相揖也前後互推可見義疏於三耦節云及楅揖猶北面既乃轉而東面西面愚按經文或係倒裝則姜說爲長引下經鄭註爲証亦非臆決也

按經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又下射進坐橫弓下經稱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一條俱無北面進坐之文大射儀三耦大夫取矢于楅並同鄉射然則東西面坐橫弓而取矢者經有明文也鄭氏之注云橫弓南踣弓也又云人東西鄉以南北為橫此言不易矣至敖氏則又鑿空為解曰進坐不言北面可知也下放此又言其義曰矢南鄉人于楅南北面取之便也愚按楅之制僅長三尺東西橫而頓于地委矢其上北括北面取之信便矣而東西面取之曾何不便之有乎敖氏又云上射覆手橫弓以弓之上端鄉下射者敬之也下射卻手橫弓亦

以弓之上端鄉上射也人北面弓東西俱爲横也按義疏云弓之兩端皆簫也而有上端下端之别者據側有撻士喪記設依撻焉是也撻在上則爲上端執弓者必以上端向人爲敬愚按敖氏依此以釋則爲特見是注疏之所未逮也然君子于射事則尚敬楅處侯之北亦嚮于侯也故上射卻手取矢則覆手執弓下射覆手取矢則卻手執弓並以弓之上端鄉侯亦所以著其敬而不徒相變爲容之謂矣

大射云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鄉射不言毋周鄭氏解之曰大射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此不言者在阼

非君則周可也又大射左還毋周鄭注云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賈疏云毋周者左還行至位即位右還而反東面是還不周也注謂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者上射左還已還背君而據下射而言者上射去君遠故據下射而言以其下射若右還周爲背君若左還向東覆即右還西面是不背君周即背故也大射兼挾乘矢背內還南面揖鄭云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皆右還上以陽爲內下以陰爲內因其宜可也賈疏云上射東面左還時以左手還取東相陽方爲內下射西面右還時以右手還取西相陰方爲內勝其陰陽得左右相向是因其宜也

又通解朱子曰燕禮司正右還疏云以右手向外者以繫解處為內也此三耦左還疏云以左手向外者以所立處為內也大射云毋周者既以左手向外殺其所立之處及至將匝之時乃復以右手向外而轉身也此注云周可也則以左手向外繞其立處以至于匝乃不復以右手向外而即便轉身也燕禮則右還而未至于匝故不言周與不周愚按朱子此條論還周最為明晰而注家下射皆昨之由正可由此思之也

愚按敖鄭之小有異同者往往不失鄭意而精審過之其較勝於唐人者不一而足獨此之北面取矢及論毋周辟

君爲非則有意翻新而失之且觀燕禮司正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及少立左還南面坐取觶鄭氏云右還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北面而左還者亦從觶西也敖氏謂當上堂下背君毋嫌而南面右還北面左還皆從觶東往來則不惟與鄭異解而鄭之右還正敖之左還敖之右還乃鄭之左還其左右適相反也然考毋周之戒大射于上射下射皆詳之不言其他如上射也此必非無關得失而但取相變爲容者矣況皆內還者言東西殊面而內還則同故特詞以明之也如皆北面則當言左還而毋取乎異其文而曰內還也

大射毋周義疏云毋周變于鄉射之周者也君在堂上取矢者在堂下固無背之之嫌只司射司馬師亦時有南面者不嫌也愚按司射與司馬師亦時有南面者此只一人微背于君則何所嫌若取矢于楅先弟子之三耦繼乃諸公卿大夫之衆耦多人還周而背君寧得不爲嫌耶敖之立義其與鄉異而失之者與此爲甚矣

愚按天體至圓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遲故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行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二十八宿左轉故春則中星南方朱鳥七宿也夏爲東方蒼龍秋爲北方元武冬爲西方白虎中星

迭發是從東而左行也依此言之則鄭之左還爲合敖之左還與鄭正相反者謬可知矣未知何所依据也敖篾燕禮南面右還而北面云從解東而行及北面左還而南面云亦從解東而行是直目左還爲右還目右還爲左還耳取矢加楅節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賈疏以右手撫四矢于東以左手撫四矢于西且楅有韋當以分矢者皆爲上下射拾取地也如敖氏則三尺之楅坐而横六尺之弓又何左右之可分乎知不然矣

記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鄭云博廣也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蛇龍君子之類

也交者象君子取矢于楅上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
爲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于當覆疏當心中央也
又記云楅髤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注髤赤
黑漆也又按司馬命弟子設楅疏云楅猶幅也所以承笴
齊矢也注無并字以楅爲幅者義取若布帛有邊幅整齊之意
舊圖云楅長三尺有足陳氏祥道曰楅兩端龍首所以限
矢也其中蛇交所以安矢也韋當所以分矢也敖氏繼公
曰龍首者刻其上端作龍首之狀爲識且以飾也上端爲
首則下端爲尾明矣經云東肆是其証也蛇交以兩木屈
曲爲之狀如蛇交然愚按鄭以兩端爲龍首者以蛇身亦

兩故也。如敖則一首而兩身，廁爲不合矣。雖以東肆証首尾，恐未然也。查圖亦無左右首尾之別，盡缺如也。無庸強爲之解矣。又按博三寸厚寸有半者，長如笴之楅也。義取逼幅之意。疑當兩端龍首，刻蛇交之狀于楅中，而丹韋束之也。如圖則兩木屈曲而爲蛇交者居下，楅橫一木而委矢于其上焉，似未然也。

愚按義疏本引鄭云，南踣弓也。刪去一南字。又大射注南北爲橫。義疏斷之云，注說殊足眩人。然不入辨正，則亦兩存其說，而不專主敖氏也。

經當楅南，鄭以大射楅南爲鼎及楅之位，以鄉射楅南爲

鄭楅南之位彼此互異敖氏以爲皆楅及楅之位者蓋推當楅南爲鄭及楅之位也愚按此言明矣上射揖進坐

義疏云左還還之正也其右還者或由便則爲之

末節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鄭氏弟子逆受于東面位之後及疏弟子即納射器者下耦將司射乘矢來向位西面弟子即往逆受之下射乃反東面敖氏曰此西方即堂西弟子在焉故下射出于其東面位之後以乘矢就而授之大射儀曰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亦謂就而授之愚按經言而后反位則敖說近是

再射節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揖升堂西亦如之

又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又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敖氏曰賓主之弓各倚于其序矢在其下而乃於堂下執弓挾矢蓋有司取以授之賓序西主人序東自釋弓於故處也又云大夫執弓亦有司授之于堂西大夫釋弓既則有司爲倚之序西愚按敖氏之爲此說者一則賓主大夫一則以堂下而取倚序之弓疑當授而與之然雖與記不言之恐亦未必然也雖在堂下或當引手以取之引手以倚之歟

大夫爲下射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

西大夫升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愚按此二條大夫之耦宜與指堂下衆賓而言此鄭賈之所以不屬之堂上三賓也敖氏謂大夫宜與衆賓長爲耦若衆則以次而爲之不足乃及于堂下斯言似亦與經違矣當再考之

司射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云云義疏云司射去扑搢扑皆在西階之西此不于階西者敖氏所謂先去扑乃進與司馬交于階前則去扑當于西方而不于階下也司射升請釋獲在西階上北面也司射命設中必北面乃命之者以釋獲及中並在堂西惟北面乃得相望命之也又敖氏

謂命後仍西面視之.

再取矢節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鄭云束于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朱子曰註上握之說未明疑束之之處當在中央手握處之下使握在上則去鏃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也敖氏云上握謂上于手握之處也矢以鏃爲上括爲下下經云面鏃是也愚按大夫爲下射則西面取矢所謂覆右手自弓上取北括之矢者也然必進坐說束而後取之則敖氏上于手握之解爲得之而鄭朱之說翻若未明矣.

告獲節以純數若有奇者亦曰奇孔氏穎達曰勝者若有

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愚按鄭氏之注曰若干純若干奇故使九算亦可曰四純一奇其數亦明蓋無一定之例也

愚按此體主于勝飲不勝故比耦行之以分其優劣且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觶注少退者欲與勝者並乃飲也然至告獲之時凡上射皆爲右獲下射皆爲左獲揔而計之勝負見焉則樹以之中仍寓渾厚雖曰不勝而中鵠者多隱其間雖曰勝者而不中者無從示別此先王之妙其權衡而爲調劑者歟

告獲節司射北面視算鄭云釋扑去扑射事已也敖云去

扑而觀筭爲筭中有算者之獲不敢佩刑器以䙡之敬也
又飲不勝節敖云命設豐不指扑者以算者亦皆倣此豐
上之觶故也愚按鄭之解釋斯爲了義而敖之支離迂拙
不亦甚乎
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節鄭氏云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
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酌有事敖氏則云弟子不待司
射命之而升酌者設豐實觶事相因也又云此時袒執弓
於禮無所當三字疑衍大射儀無之愚按記云三耦使弟
子則此勝者之弟子卽三耦之年少者經特以別于衆賓
而非執事於州序之中若設豐之弟子也不然則下文有

執爵者亦有司贊者之屬與弟子何所分别而使之代卽
乎經云袒執弓則其爲射耦益明矣又按初射由司馬之
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
射亦如之今當三耦未進就射位之前升酌坐奠而降適
堂西袒執弓而先反射位者因弟子之已有事故不俟其
觶而遽前也敖之以袒執弓爲衍而反位爲堂西之位者
則目弟子爲勝觶之從者故也設主人之觶勝則此弟子
卽有司贊者也其爲窒碍多矣何如鄭賈之明審乎
飲不勝節大夫飲則耦不升敖云不升謂立于射位也大
夫既飲則耦徑適堂西而釋弓與又敖疏按以大夫飲而

耦不升者例之則賓飲之時主人必不降席而立于席東主人飲之時賓亦必不降席而立於主人之東可知又經云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故云皆特升飲明大夫在席自若也大夫飲而耦不升則耦飲而大夫不與亦宜也愚按已上諸條之解皆合也凡經所不載而以例起之者互見於別處經文或記中具之也若都無所見則初無是禮而無事紛紜乃所以確守經文矣

獻獲者節按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注疏以爲薦之于位據下經云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是也敖氏則曰其設之亦當侯中在獲者之前也義疏云據經文薦俎

之設直繼于獻是與獻相從矣此敖氏之説與注疏異也又按鄭氏曰爲設右个者籩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賈疏曰侯以北面爲正依特牲少牢皆籩在右也敖氏則曰下言獲者南面坐祭薦乃祭俎則是俎在侯北薦在俎北獲者又在俎北其設薦亦脯西而醢東蓋上右也薦俎不統于侯者此獻主于獲者故也義疏亦曰雖以祭侯而位則從人此主敖氏之説爲正也愚按祭侯之祭以今時例之亦如旗纛神之祭相似但今則加嚴敬而古之祭侯頗畧直與始爲飲食之祭相準然始之設薦蓋設之於侯而不在西北三步之位繼之設薦宜統于侯以北面爲正而籩

在右者得之矣至于獻獲之體不參祭侯者殆非禮意也
經云獻獲者于侯乃通下文而言之不必過泥此一語也
義疏云司馬西面拜不言其處擬大射禮尊侯于服不之
東北司馬正既實爵獻服不乃西面拜送爵則其拜處宜
在服不之東北此司馬拜處亦當在獲者之東北也獲者
爲右東面立飲義疏云是時獲者東面司馬必北面乃得
受爵于獲者之右也受爵必于其右者以送爵時由其右
故也
獻獲者及釋獲圖義疏云其薦俎之設常法薦在內俎在
外獲者位北面則薦南而俎北釋獲者位東面則薦西而

俎東其內外盤以受獻者爲主也及左右个與中之設所主又在侯侯亦北面故爲南俎北與獻獲者同既而設于左个西北獲者東面故爲俎之設亦如之薦之設于乏之南又爲北面而俎南者乏之南鄉故也愚按此條甚明若籩豆之位各有其宜則前已辨之矣

射者皆取矢于楅顧主人賓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鄭氏云及楅當楅東西也主人西面賓東面相揖拾取矢不北面揖由便也賈疏云決三耦及衆賓皆于楅南北面揖愚按此明主人賓之相揖異于他耦也

卒北面揖三挾一个揖退按主人賓揖挾之處鄭氏謂與

三耦同位則亦少進當楅南也敖氏謂卒即北面而爲此是耦未離其位也此儀異于三耦者蓋退于北與退于南者不同也此謂賓主人不豫于司馬之南則搢挾之處不同三耦愚意兩說皆通未知孰是義疏云既北面揖賓西行當右還主人東行主人東行則左還亦與三耦並行者不同

司射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此射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者也愚按鄉射堂西之位其實一也堂下之位二其實一也何言之堂西取矢之位即比耦之位堂下射位在司射之西南即拾取矢位在司馬之西南也攷初

番誘射時衆有司馬之位故三耦立于司射之西南者射位也至司馬命去侯之後始立于司射之南故再番射時立于司馬之西南者即拾取矢位也二者未始移位也賈氏謂鄉射有三位者不無少疎矣

三射首節作上射如初敖氏云上字似衍否則其下當有耦字今文或言作升射蓋亦疑其誤而易之愚按鄭氏于儀禮之文多所更定者因經之闕誤者多也若儀禮則鉄誤處殊少當融會其意而解之不當輙爲更定也此則敖氏之失歟

三射次節司射去扑襲升敖氏云司射惟去扑耳其洪遂

執弓挾矢日若也似不宜襲言襲蓋衍文愚按此條侯再
考之按禮節圖云鄭氏康成以襲爲衍文
三射不鼓不釋賈氏曰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
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尊卑樂節雖
多少不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其餘外皆先以聽凡節與
臣下若與尊者耦自與尊者同節不與尊者同耦則各自
用其節也此鄉射乃士射之樂則用采蘩其宜也而奏騶
虞鄭氏曰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歐陽氏修曰按賈誼
新書騶者文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或曰騶虞官虞山澤
之官一職皆不失人則官備可知朱子辨之曰騶虞爲仁

獸之名按毛氏其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故小
序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鄭氏之解爲樂官備者則與
其詩貶自相遠異也愚按天子九節而士只五節同一騶
虞也而長短疏數則大異矣蓋鄉射爲禮之盛而無妨用
之歟

無算爵節賓觶以之主人云云義疏云按若大夫一人則
主人所受之賓觶當以之第二賓至賓長所受之大夫觶
無大夫可酬則當以之第三賓矣是賓與賓造飲也若大
夫四人則主人所受之賓觶仍當以之第二賓若賓長所
受之大夫觶則當以之第二大夫而第二賓所受于主人

之觶以之第三大夫第二大夫所受于賓長之觶以之第三賓至第三大夫所受于第二賓之觶無賓可酬則當以之第四大夫矣是大夫與大夫迭飲也

息司正節一人舉觶遂無算爵敖氏曰此一人舉觶在獻衆賓之後雖與正禮之爲旅酬始者同實爲無算爵始也言遂無算爵明其說屨升坐即取此觶飲也

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按賈氏曰鄉射使處士無爵命者爲賓有大夫來不以加尊于大夫故易去之使公士爲賓敖氏辨之曰大夫于一人舉觶于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禮然則大夫之與此禮者亦主人請之明矣愚按

鄉飲鄉射舊說謂大夫自來觀禮此謂大夫本可以不來而來觀此禮也謂易去之者鄉射本用處士爲賓而易去之也或主人請之或主人喻度大夫當來而預使公士事非一遂特至與時舉觶後乃易賓則斷無之耳學者融會解之則賈氏米戕全失也

西序之席北上鄭云衆賓統于賓也賈云衆賓之席繼賓以西南面東上今復有東面者若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也敖氏則曰衆賓三人南面是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愚按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匠人度九尺之筵是也今庠序之制未詳東西濶狹

之數宜亦不一其制賓之位于中者既無可易矣繼賓而西者當設三席則地不可以狹明矣或者三賓之席亦有繼之而東面未可知也敖氏斷之曰未必有者殆失之矣

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賈氏曰司射初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則誘射之弓矢在階西矣若誘射訖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此一个實在堂西至視算時適階西釋弓去扑獻釋獲者此亦在階西也

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又記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敖氏曰階前卽釋南之處也此云階前下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文互見也疑或云阼階前解南西面中庭之位也敖氏

于命負侯者一條下云此與前二命皆不屬其位屬者凡二條敖氏之說頗詳辨見前茲不復贅

天子熊侯白質一節敖氏云布侯言布見熊麋二侯其體亦布也陳氏祥道云天子諸侯言質而不言布大夫士言畫而不言質則大夫士其地不采可知愚按陳氏之說當矣敖蓋臆說之耳

凡畫者丹質義疏云一說此丹質專承布侯而言所謂凡者凡大夫與士也所謂畫者即指畫以虎豹畫以鹿豕者言也蓋熊侯白質麋侯赤質而布侯則丹質也此說亦可存之

旌各以其物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袁珽刻本作一尋賈氏疏曰杠則大夫五仞士三仞不同鄭氏七尺曰仞賈疏曰晉傳雖高一丈祭義曰槊官仞有三尺除三尺只有七仞故知七尺曰仞包氏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與此注同孔鮒小爾雅四尺謂仞王肅從之孔氏安國曰八尺曰仞趙岐孟子注易氏管子注皆同孔氏晉傳以八尺爲仞也義疏云侯之上綱去地一丈九尺二寸獲者取旌倚于侯中則旌雖高出于侯諒不甚遠而禮綼之說謂旌士三仞大夫五仞諸侯七仞天子九仞遞次爲長疑非獲者一人所能勝者未必爾也杠之長自大夫已上大槩相同唯物則以

應爲近是愚按切之長短諸說互異然杠長三仞爲二丈一尺韜一尋爲八尺餘不韜者一丈三尺此似得其中乎俟更考之

記禮射不主皮節鄭氏曰尚書傳云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義疏駁之曰禮射未嘗不以命中爲偶亦未嘗不以矢貫于正鵠爲中也鄭氏此解違與經違又引尚書傳本難徵信況又顯然矛盾邪愚

按鄭之引此者所以明不主皮之義而小異經文取其意而分別觀之可矣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敖氏曰臑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蓋傳寫者因注首言臑而衍也大射注引此無臑字又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則此俎不當言臑明矣愚按敖氏此條可備一解

古者於旅也語敖氏曰言古者以見周之不然古謂殷以上也於旅而語以成禮也然則周之禮其燕坐乃語歟愚按敖氏蓋以禮經屬周公之筆則凡稱古者爲殷以上也但春秋之末孔子出焉禮未散佚也或嘗指周初爲古

亦未可定爾

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節鄭氏曰握謂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賈疏何休云側手爲膚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四指則四寸握謂四寸也愚按側手爲膚者側其手則並四指而爲四寸此爲一握之數也

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節敖氏曰君有射于國中者以其於公宮爲之也若人臣之家其庭淺隘器用又未必備故射則必于鄉州之學行事焉是雖居于國而亦不能射于其中也此不惟見尊君之意亦其勢然爾愚按敖氏解

釋若此條者何其悖也春秋二百年中臣弑其君者有之臣不習武事于國中設爲此制以杜漸防微以此坊民猶有跋扈恣睢尾大不掉者若之何而有中庭淺陛器用不備之說也謬亦甚矣

陳氏祥道曰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旌以獲之鼓以節之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算使人永爭心于揖遜之間脩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于鄉黨也義疏引此爲鄉射總論蓋亦射義之緒餘歟

儀禮彙說卷五終